

盛世华衣

刘志钊 著

作家出版社

盛世华衣

刘志钊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世华衣/刘志钊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4. 6

ISBN 7-5063-0814-2

I. 盛…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7080号

盛世华衣

作者: 刘志钊

责任编辑: 白冰

装帧设计: 王鹏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大)

字数: 280千字

印张: 11

印数: 1-20000

版次: 1994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814-2/I·805

定价: 1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23年前，蔡伟和其胞妹蔡湘乱伦在北大荒生下了他们的孽女姜红后因受良心谴责痛感羞愧，畏情自杀，姜被人领养。23年后，蔡湘成为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并下嫁给D城最大的私企董事长林海亮。青年时装设计师周铁灰的出现，因其酷似蔡伟而打乱了蔡湘渐旧平静的生活，引发了一场与蔡湘的隔世之恋。

姜红主演《重返唐朝》舞剧而闻名并与周不期而遇，周对蔡湘的慕恋疯狂的转加给姜红，而周终因抵不住林氏家族的诱惑违心娶了林海亮的千金为妻，兄妹畸恋的恶果溶骨痛和周的移情别恋同时发作使姜红濒于绝望，蔡湘则在“盛世华衣”大展的开幕之即吞下了六十片苯海拉明……

人类的衣服（自序）

书还不等真正付印，就有导演来谈改编电影的事。作者高兴，乐观于书的前途。谈到具体合作意向时，小说作者过于自负，使导演陈叉叉拂袖而去。我这样说：“蔡湘和姜红必须是同一个女演员；蔡伟和周铁灰必须是同一个男演员。这是我的条件。”

其实我和一般的作家大概不同，我是一直忙于生活的。我从来不写写停停，然后停停写写的。我是活一点写一点，从不停下来，也从不过多地写。我的这一特征与日记有些相似，但又根本不同。故事的时间与实际生活相符，从上一届服装节讲到这一届，这一届开幕，书刚刚好拿出来卖。

至于《盛世华衣》的服装 show，正如你们看到的，我没编，也没添枝加叶。事实上我是没能表现出它华丽的十分之一。

而它的设计者，也就是本书主角的原型，是真的死过，只是死得不完全彻底。吃的是和书中一样的药，苯海拉明片，数量一致，六十片。医生都说不可能不死，但她确实活着，躺在床上，她成了个植物人。我和朋友寒西多次去看她，遗憾的是不能做任何交谈。躺成故人一样的她依然很美，脸上虽然没有血色，但是十分纯洁的样子。头两次去只有护士照看她，没见到和她有关系的人。后来就见到了那个年轻人，守在病房的门口或她的床边，不声不响，也不咳嗽。我们想和他聊聊，但他绝没有聊的意思。嘴角又冷漠又英俊地闭着，穿名牌套装，没打领带，但衬衣十分漂亮和值钱。他的态度使我和寒西的最后两次探访，都没能在她的

床前久留。他虽然没说赶我们走，但没有谁能在他那种目光里呆很久。从病房里出来，寒西先生在医院的走廊里问我：“我可以把他当男主角来画吗？”我说可以。但是寒西先生又说：“我不喜欢他，那张脸。”

所以寒西先生为我作的插画里终于没有男的。女的也都不穿衣服，一律光着。虽然画得挺美，但是这能叫“盛世华衣”吗？寒西先生说：你听说过《皇帝的新衣》那个童话吗？

对他这解释，我没话可说。

关于服装，我喜欢那些说法：

它是从动物到人的进步，也是人与理想之间的距离。

服装应该标明着一个民族、城市及个人的高度。

有多少种服装，就有多少类思想。

服装消费的最高形式是设计师成为时尚的精神领袖，正如导演之于电影艺术。可这时代在我们这里还没到来。只好等，一届一届地等，相信能等来。

华衣，定是盛世的产品。这些飘满大街小巷的美丽造物啊，展现着此刻人类的辉煌。仿佛你，是为它们而生，为了将它们穿起。而那些被埋在历史的土里的衣服，翻出来看，已经残破了，面目皆非，抖落着冻馁的岁月和年轻的眼睛。那个缺衣少穿的时代，本小说为了纪念并告别它。

人类穿得确实是越来越美丽啦！

可是某段历史却依然很冷。

我用冻僵的手指理顺你冻白的头发，说：我喜欢这时代，这令英雄开怀、令美人娇媚的时代！

可是盛世华衣，海滨基地的幽灵们穿不到。

多希望他们活着。

1994年春天·大连·北石道街

假如你是祭坛的石头
我就是亵渎它的手
假如你是污秽的城市
我就是祭献的雨
假如你是升起的太阳
我就是血的路。

——奥克塔维·帕斯

引 子

1 二十三年前，蔡伟兄妹在西兰河边如盗似窃拍下的那张照片，成为妹妹蔡湘今生今世的一个冰冻的罪贖。

是张黑白照。那轮如窟穴般的冷月没能照进去，但蔡湘永远记得那月盘的样子，像极蔡伟的脸，苍白、迷蒙、无助，恰似被同类宣布执行枪决的死囚。

那天黄昏，是顾小勇拿着自己那架残漆斑驳的折合式照相机，来小草辫屋找他们兄妹，说：“我给你们也照一张吧？”

兄妹俩都没想到。他们互相看看，很激动。

那时顾小勇已是兵团里远近闻名的土摄影师了，他每天夜里都卧在被窝里冲卷和印片。他给兵团和知青点里几乎所有人都照过。

顾小勇白天不敢给他们兄妹照相，怕领导找谈话。

出了小草辫屋，就是西兰河。

顾小勇说：“咱们搂点柴禾，点堆篝火。不然啥都照不出。”

霜一样的月光拂照着他们三人，在河边猫腰搂拾一些枯枝宿草。西兰河上下，十分广阔。

篝火烧起来，蔡伟紧紧抱住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激动而瑟瑟发抖的蔡湘。二十多年以来，那堆将他们兄妹照亮的篝火，在蔡湘的记忆里一直是冰凉的，翻腾的火焰如铁似石，舔炙着她冻僵的青色年华，噼噼剥剥发出响声。

顾小勇将相机架在一个自制的木头三角架上，俯首眯眼，看

毛玻璃上模糊的图像。“你们尽量别动，我把光圈放到最大，光速调到最慢。”

照完了，蔡伟对顾小勇说：“谢谢你，哥们儿。”

顾小勇说：“谢什么谢？我早就想给你们照了。都说你们是兄妹，我就不信。”

“可我们，是。是兄妹，”蔡伟隔着火丛看着对面的顾小勇。

顾小勇把嘴闭上，咽了一口唾沫。

“我们是同父异母。”

蔡湘低下头去，不看顾小勇的表情。

她听到西兰河的水声在北大荒的月夜里淌得很响。

2 蔡伟九岁时，母亲病故，父亲和后来又娶的女人生了蔡湘。

蔡湘八岁时，蔡伟入伍，到了黑龙江省建设兵团。

蔡湘十七岁时，父母不堪各式花样的批斗而自绝于人民。

半年后，蔡湘做为一名知青来到了蔡伟所在的建设兵团。

蔡伟入伍后只回过两次家，看望父亲。所以当蔡湘站在面前叫他哥哥的时候，他几乎不能认。

当时已是副连长的蔡伟，对身边突然有一个事无巨细关照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感到既不适，又甜蜜。从他记事起就不曾体味过太亲近的情感呵护。

蔡湘成为知青点的牧羊女。每天收牧后她都到蔡伟的宿舍来，给他洗衣做饭。

一年后，蔡伟和很多人说明蔡湘是他的堂妹。同时很多眼睛都注意到蔡湘身体的微妙变化。

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故事，也绝少雷同，即使在那个寒冷的年代。

终于有一天，团领导找蔡伟谈了很久的话。继而团里和知青

点联合派人去他们家乡蓝城调查实情。

蓝城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调查人员从蓝城回来汇报说，他们不但是兄妹，而且其父母是以极反动极肮脏的方式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一张未能烧尽的圣像残角和一封措词恶劣的遗书被他们带回到兵团。这是在顾小勇为他们兄妹西兰河边拍照以后没多久的事情。

蔡伟被停职，并关了起来。

蔡湘在她牧羊的小草辫屋里绝望，看着自己的肚子一日日地膨胀起来。

无论善心歹心的人都表情复杂地认定，将会有个怪胎降生在北大荒的深秋里。知青点的赤脚医生甚至找出一本厚书来作证，说会是个葡萄胎。

当顾小勇在一个风吹得很响的夜晚跑到小草辫屋，把蔡伟自杀的消息说给蔡湘听的时候，她就“哇”地一声把孩子生下来了。

几天的昏迷之后，蔡湘有了意识。但她依然不想睁开眼睛。

身边围了许多女知青，看她动了，一齐嚷：“快看你女儿！”

“她没事儿，哪都没事儿，跟你一样漂亮！”

显然躺在她身边的是个完整无缺的女婴。

可蔡湘不睁眼，挥挥手，无力地说：“把她抱走。求求你们！”

天亮的时候，抱着女婴准备走出小草辫屋的妇女被躺在床上的蔡湘喊住了脚步，她走回来，接到蔡湘用颤抖的手递过来的一个信封。那妇女抱着女婴走开小草辫屋一段距离，打开信封，借着明熹的晨光看到，是蔡伟蔡湘那张在西兰河篝火旁冷作一团的照片。

顾小勇那张照片拍得非常成功，虽是夜里，但他们的五官被火光勾勒得异常分明。特别是他们身边那些在隐约中摇曳着的荒草，传导着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地老天荒的情致，还有那荒草尽

头的天边，一抹淡白，看似黄昏，又像黎明。拍摄者顾小勇万万想不到就是这张黑白照片，为他在“九二布鲁塞尔国际新闻摄影赛”中捧回了一个银奖。他给那照片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东方·1972的风景》。顾小勇又喜悦又苦涩地想：这个镜头里的故事，能用新闻来概括吗？

照片里拥着蔡湘，坐在篝火旁的蔡伟，上身穿着一件黄棉衣，经历过那岁月的人都知道，那叫“兵团绿”。约略可以看到他的腰间还系着一根粗麻绳。

很多年过去，“兵团绿”已然成为一件屎黄色的烂棉袄。前年春天，蔡湘在海滨基地里为蔡伟建了一方墓碑，把那件棉袄葬了进去。

3 照片，是二十三年前的照片。回到蔡湘手里，她依然听到西兰河的淙淙水声。

第一章

1 蔡湘第一次见周铁灰，是在蓝城国际服装节的最后一天。

她陪同著名美籍华人靳羽西来到服装博览会的展厅，先是看到设计师精品廊里周铁灰的作品，然后才注意到照片上的人。她顿时被照片上的那张脸惊慑住了。一瞬间，她相信自己与蔡伟的幽灵不期而遇。

那是一张英俊但不成功的脸，无辜而暗含渴望。

和当年蔡伟一样的年龄。

蔡湘像似一下被二十几年前的枪弹击中，心里酸痛不已。周围的人群和人声都淡薄下来，退远，留下被岁月涤荡过的生命空白。

也不知是缘于何种情绪的导引，当她转过头来，看到从人围里急急切切奔了过来的周铁灰，照片上的年青设计师。更仿佛见了蔡伟本人，或是蔡伟的扮演者，从台上下来，拜谒她这个未亡人。

周铁灰说：“您好。我听过您的课。”

2 离成功比较远的人，往往最先听到虚妄的成功脚步，仿佛这次欣的舞者离自己近了，天亮的一刻将与他拥抱。

周铁灰当属此类疲劳而不舍的梦者。

周铁灰站在万头攒动的服装博览会展厅，面部呈明显的睡眠

不足状。但他那双飒气而又略微泛青的眼睛周围，依然种植着某种渴望。这是那种虚怀野心太久，而始终又不得告慰的典型神情。

做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周铁灰穿得实在不够好。不但不能算独特，简直可以说是寒酸。他穿着一条桑丝绸的肥腿窄口裤子，黑色的，某些部位已经开始扒缝儿，上身是一件至少有两年历史的小领毛涤白西服。下黑上白，虽然穿得正确，但也透露着高不成低不就的收入情况。

秋天来了，有点凉，所以那件西装是刚刚上身。而那条砂洗绸裤可是跟着他跑过了整个夏天。

周铁灰选取的视角很技巧，离开设计师作品廊不出五步远，介于顾客和展出的服装模特之间的中心线上，这里正好可以从侧面细致观察别人对他作品的面部反应。又不至于被熟人看到，认为他太放不开，过于关切自己那点破设计。

摩肩接踵的人群时不时遮住他的视线，弄得他很累。

还有人直接踩到他的脚，然后不但不道歉，反而一脸的怒气，怪这人不买不卖，干嘛站在这里挡路，卖呆？

周铁灰的心情不好，因为自己的这组挖空心思的设计没有得到预想的重视。已经是大展的最后一天了，不但没给公司带来一个订单，也没在服装界引起太大的轰动效应。

他俨然听到公司老总周知华在他身后切齿冷笑。

“我就不说什么了。”昨天他回家，老头子还这么跟他说，他再一次感到老爸的阴险。

“我的设计是给十年后的人们穿的。”他难过地说。

“对了，他们现在还不如光着好。”周知华挖苦道。

“他们穿的衣服没有文化。”

“看来你认识不少字儿啊？”他的老爸兼他的总经理也斜着自己的儿子兼职员。

他的这组设计共有七套，被他取名为《我是一个兵》。是用一种丝毛混纺的面料制做而成，染色是标准的军黄色。

令他自视过高的主要是他的中性设计，从款式上既看不出是男装，也看不出是女装，或者说既像男装又像女装。某些上衣的领部分明是女性的特征，却穿在一个男模特身上，而其中的一套主体为男款设计的服装却加了一副披肩。从中确实可以看出设计者刻意的别出新裁和异乎其类。可惜的就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瞩目效果。除了报社的一位记者在对本次服装节设计师精品廊的整体采访时，提到过一句“《我是一个兵》系列唤起了人们对过往岁月的一种心酸回忆”以外，再无其它反响。

可是当时他对那个记者讲了一大堆：“服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我的这组染布是在小染缸里染出来的，这色彩是对历史的一种回顾。至于这款式，中性的，是对曾经的政治的一种嘲讽，又是对几年的国际服装潮流的一种总结。”他语速很快地讲了不少，可是后来他在报纸上翻来折去只找到那么一句话，而且根本没提设计师周铁灰的名字。

他站在那里，偶尔也能听到令他万分沮丧的话：

“这也叫服装设计？这准是我们家楼上那彪子弄的。”

蓝城人管疯子叫“彪子”。

周铁灰悻悻地看着你推我搡的人群，看着他们差强人意的穿着，以及他们手里拿着的刚刚买来的废品服装，和脸上自欺欺人的满足相，他感到无力。

蓝城的国际服装节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服装节，每届都如同过年一样热闹。世界各地的服装名牌、设计大师届时在这里纷纷扬扬展示，更频频有显赫人物光临，大到联合国副秘书长，小到海内外影视歌星座。

蓝城，号称继东京之后的又一“东方时装之都”。

至于“北方香港”，已然是它的别称了。

此刻博览会交易大厅里又一次出现了阻塞现象。

周铁灰想，一定又是什么大物来了。上午，就因为诸星赵本山穿着奇装异服到交易大厅走了一个来回，使整个大厅停止了半个多小时的买卖活动。

周铁灰此刻的心情，害怕面对太崇高的人和物。嫉妒谈不上，却常常令他生气。他常常想不通那些人是怎样与成功紧密地抱在一起的。

3 周铁灰向团聚的人群看的时候，人团的中心正向这边移动。当他透过很多后脑勺的缝隙，看到被簇拥的人物时，心绪不禁为之一振。

那是两个风韵十足的中年女人，她们从面相到衣着是足以使你即使根本不知她们是谁，也定要尾随看个究竟。她们身后跟着几位标致的模特小姐，但是在她们的光辉比较之下，也不过只能算是几个小女子。她们冰清玉洁、温度适中的气质，让人感到她们定是以此为专业修炼久矣，像足了女人。如同在火上温了很久的高汤。

其中一个，是来自美国的优秀华人女子靳羽西。今天她穿了一件艳而不俗的长腰真丝花衣，花色的主调为肉桂黄，颈上系一条绛红围巾，恰与唇上的口红色相同，仿佛是嘴上流光溢彩染上的。她的微笑也是天成的，并尽力回顾报答每一位凝视她的脸。

人群围观的主要是靳羽西，而不是另外一位。

然而，让周铁灰为之一振的，却恰恰是另外的女人，蔡湘。

这位属于蓝城的著名服装设计大师，是周铁灰从当学生起就一直从心底敬赞的人。

蔡湘的名望已不止于国内服装界了。不久前她在意大利的

“米兰之夏”国际服装设计大赛中拿到了金奖。现任蓝城最大的私营企业海得（HEAD）集团下属海贝（HAPPY）制衣公司的总经理兼总设计师。

在周铁灰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别有一番内容的女强人，而非人们固定塑像的那种风行雷厉、理短头、手持烟棒、嘴角似刀刻的女性。她上上下下都有典型的东方情调，除了时代改变过她，仿佛岁月从不曾使她老过，甚至苦难的风霜、成功的喜悦，都不曾。她的头发不长，甚至有些稀疏，在她的脑后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结成一束，露出她不怕暴露年龄的修洁的颈子。上身是一件橄榄绿的磨毛半截风衣，风衣的领子又小又老实，但十分平整别致。衣服的料子看上去柔垂得很，走动时露出一点点内里深绿色的美丽绸。周铁灰知道那衣服一定是她亲手制做的。报上曾报导过她只买衣料而从不买成衣的事。风衣下面露出红格子衬衣。

上上下下，不见一枚首饰。

她也微笑，却不像靳羽西那样有素，近人。大概是因为眉毛的关系，她的眉宇间有微微上皱的趋势。

昨晚电视的黄金时间里，这两个女人双双出现在屏幕上，谈化妆和配饰。很多人都观看了，人人都被这两个如此美丽又如此成熟的女人感动了，因为她们在屏幕上所表现的友情。靳羽西说她这次到蓝城来一方面是因为服装节的盛会，更主要的是为了把握机会来看望自己想念着的好友蔡湘。她们也是在六年前巴黎的一次服装盛会上认识的。昨晚的电视节目周铁灰也看了。

这是周铁灰第二次看到蔡湘本人，两年前周铁灰在文化宫礼堂听过她的一次服装设计讲座，由于离得比较远，也没看真切。现在看着蔡湘觉得她与电视屏幕上的样子没有太大区别。也许是因为她不施妆的原故。他见过很多人都是和电视上露面的样子不同。

蔡湘和靳羽西走到设计师精品廊旁停了下来，看着展出的八

位设计师的作品。蔡湘比靳羽西看得更用心一些，因为这期间一直有人要靳羽西签名。靳羽西微笑不灭

当她们走近右边第三个廊位，也就是周铁灰的作品前时，站在几层人外面的周铁灰有些紧张，因为他看到蔡湘停下来，认真地看着模特身上的每一套衣服。

接着，蔡湘又俯下身去，看廊位下方的设计师简介，看了很久。然后，她又挺起身，重新看那些服装。

周铁灰这时对自己说：我该过去。

蔡湘转过身来，和身边的一个大概是服装节组委会的人说了什么，并且指着周铁灰的那些衣服。

周铁灰向前跨了两步。

蔡湘听着那人的介绍，一边点着头。

接着，蔡湘像被人点了一下，她转过头来，望向周铁灰这边。

透过许多头部，正与周铁灰相对而视。瞬时，蔡湘像似给什么定住了。像似给二十年前的一枪打中了。

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时间在这一刻里凝聚了。

周遭的人声喧杂静谧下来，她充耳不闻。

她感觉到一股揪心的酸痛，眼里顿时泛起隔世的惶悚和悲哀。

蔡湘的身体几乎是抖了一下。

而站在这边的周铁灰，明确地感到了蔡湘异样的神情。那神情仿佛在说明认识他。她的眉宇在这一刻里升了起来。

周铁灰穿过人群，走过去，到蔡湘的跟前。

“您好！”他说，声音里的激动很明显。

蔡湘有些突兀地笑了笑，也说：你好。

同时她指了指那些衣服：“是你的作品？”

“是的。”

蔡湘就又去看那些衣服。